

玉 灌

畦

泉

暇

子 語



2121

1

灌
:2838

60837

畦

暇

語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灌畦暇語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67

灌畦暇語者何。老圃騰頰之云也。嘗憶早年。血氣未定。鋪方紙。運寸管。自許不落人後。亟起以干一旦之名。良甚苦辛。力盡志殫。僅能如願。終以枯腸不貯機穽。不能隨世低昂。中年以來。漸識悔悵。顧胸中有所謂刮磨者。蠅不得吐。則更目懲艾。伏不敢發。乃知昔者所爲辛苦以求者。大可怪笑。非但無益。抑爲妨。嗚呼。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。於是決意勇出。脫謝纓弁。故邱之旁。有地彌畝。蛇行趨隔。土氣沃衍。甘井在前。不病於汲。除治以蔣蔬。咸曰宜哉。夫藉暄於春陽。射利者不爭。資潤于泉脈。乾沒者不忌。而又繼日以從事。其爲力可以不匱。率歲而計入。其爲收亦足糊口。每風日好時。泉壤悅暢。負杖曳屨。暫出郊塹。比鄰之人。偶相與立。曹相與談。忽覺吻頤咄咄。故態橫發。或童顏之叟。或粗有知識之少年。時時相顧。捧腹一笑。意雖不倫。亦似可惜。因取而疏之。以其緣隙日乃有得也。故以暇語題辭。

灌畦暇語

唐 撰人闕

堯不有其耳目者也。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。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。堯與舜一體之化也。故舜饗大功二十。堯無得而名。

老圃曰。堯舜之事。不可以不察也。無以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。二世惟不能視也。而寄其目於趙高。下步不容跬。高指鹿以爲馬。二世唯不能聽也。而寄其耳于高。盜滿山東。民胥爲仇。而瞶不得聞。身死望夷之下。秦祀忽諸。雖菹醢高。庸何能及。故曰。堯舜之事。不可以不察也。

彭寵以漁陽叛。光武爲之吁食。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。帝喜。封奴爲不義侯。

老圃曰。天下之惡均也。惟害人之叛已也。是以有討。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。不可以訓矣。有天下者有大物也。不可以私意持也。高帝微時。數窘于丁公。顧而語之曰。天下未定。兩賢豈相厄哉。丁公以是免。及帝卽位。執而僇。原缺

（以下原闕十七行每行二十一字）

子齊初應舉時。行其文卷。有所謂中謨者。大爲昌黎韓公愈所賞。以詩贈之云。丹穴五色羽。其名爲鳳凰。昔周有盛德。此鳥鳴高岡。和聲隨祥風。宵窺相飄揚。聞者亦何事。但知時俗康。自從姬旦死。千載闕其光。吾君亦勤理。遲子一來翔。其見獎重如此。公復爲延譽于主司。以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矣。會爲主司所擯。公論大屈。公咨嗟久之。又爲之賦驚驥之章。其詞曰。驚駘誠齷齪。市者何其稠。力小苦易制。價微不難酬。渴飲一斗水。飢食一束芻。嘶鳴當大路。志氣若有餘。驥驥生絕域。自矜無匹儔。牽驅入市門。行者不爲留。借問價幾何。黃金比嵩邱。借問行幾何。咫尺視九州。饑食玉山禾。渴飲醴泉流。問誰能爲御。曠世不可求。惟昔穆天子。乘之極建陲。王良執其轡。造父挾其輶。因論天外事。恍惚令人愁。驚駘與驥驥。餓死余爾羞。有能必見用。有德必見收。孰云時與命。通塞皆自由。驥驥不敢言。低回但垂頭。人皆劣驥驥。共以驚駘優。喟予獨興歎。才命不同謀。寄詩同心子。爲我商聲謳。

老圃曰。釜量之於多寡。非所受則不能容。丈尺之干長短。非所準則不能度。故無仲尼。則微生可以言直矣。申根可以言剛矣。柳下季不得以爲介矣。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。是以士誠自修也。而時或莫之知。則有湮隄而不聞。白黑混淆。孰猶而孰薰。卒然而得名。世之士加至誠。由直道以少振其撓。顧不快歟。予嘗諷韓之二詩。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。興感所至。則往往爲之墮睫。吁。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。

甯戚欲于齊桓公。厥路無從。飯牛車下。逢桓公夕出。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。詩曰。南山矸。白石爛。

生不逢堯與舜。短布單衣纔至。黃昏飯牛至夜半。長夜漫漫何時旦。桓公聞而異之。命後車載以歸。與語大悅。擢爲上客。而預聞國事。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。因與孫會宗書。其中有秦聲之詩。詩曰。田彼南山。蕪穢不治。種一頃豆。落而爲箕。人生行樂爾。須富貴何時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。謗其語以上聞。孝宣帝大怒。下之吏。當以大臣怨誹罪及三族。

老圃曰。嘻。南山一也。其託以諷亦一也。攷其情詞。甯語尤爲深切。然一則以封。一則以族。豈所遇者不同歟。抑楊涉于有情。而甯特遊于疏遠者歟。夫人主內貯私意。則聰明不開。聰明不開。則橫生忌諱。橫生忌諱。則直言不聞。而廷有非辜矣。讒基之黨。又乘之以危中國士。嘻。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。

後漢繁欽。傷世道剝喪。賢愚隱情。上之人用察不至。而小人得志。君子伏匿。于是賦生茨之詩。其詞曰。有茨生蘭圃。布葉翳芙蕖。寄根膏壤隈。春澤以養軀。太陽曝眞色。翔風發其莠。甘液潤其中。華實與氣俱。族類日夜滋。被我中唐隅。

老圃曰。欽之托興也。甚可畏也。甚可恨也。夫茨之生于蘭圃也。始竝軀以處而已矣。未有害也。漫不知禁。則枝葉翳舒。而能翳芳草矣。又不知禁。則將疑于似是。而世之寵光必聚于其所矣。膏壤也。春澤也。太陽也。翔風也。甘液也。寵光不一之譬也。始萌其根株。又發其顏色。始毓其軀幹。又流其氣脈。其眷眷至于如此。則茨之積也。安得而不厚。茨之積也厚。則族大類滋。彌滿于中唐之間。向所謂猗蘭芙蓉。皆

無地以托業矣。吁。可不甚畏者耶。吁。可不甚恨者耶。

仙人海春居礪礪山。善嘯術。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。願學焉而無從。一日春變其形爲石。約不知。乃坐旁石上仰而嘯。而春所化石應之。亦發聲。傾山動澗。雲霧爲之下墮。約知是春。驚起再拜以祈請焉。春哀其誠。因教以三術。凡不飲不食。乃得嘯。而風生于虎也。

老圃曰。夫氣出于虛則凝而不散。留于實則鬱兮而不達。聲出于虛則圓而不息。留于實則澌盡而不發。虛之于術則大矣。豈惟嘯旨則然。古之善事其心者。萬形錯陳。日接于化而不怛。風生于虎。其細矣夫。

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。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。取約所爲鹿葱詩。乘閒以白武帝。帝意已不能堪。未幾得道士赤章事。遂大發怒。約以憂死。其詩曰。野馬不可騎。兔絲詎宜織。爾非萃與蒿。豈供麋鹿食。老圃曰。君子之於言。不可以無擇也。身處嫌疑之地。而口陳形迹之語。加有媒孽之人。爲搆于旁。沈之不免也固宜。故曰。禍藏于眇微。微物不可以不戒。

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響。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。至于饗燕堂上不懸金石。則以笛有一定之調。故諸絃歌皆正也。晉世列和善爲笛。荀勗常欲依十二律作十二笛。令一孔應一律。和曰。太樂東廂長笛尾長四尺三寸。今若取其下徵之聲。于法聲濁者笛當長。計其尺寸。乃五分有餘。和昔日依之。不可吹也。勗又問和曰。若不知律呂之義。作樂音均。高下清濁之調。當以何名之。和曰。每合樂時。隨歌者清濁聲假。聲濁

者用三尺二笛。因名曰此三尺二調。聲清者用二尺九笛。因名曰此二尺九調。漢魏以來相傳施用。不能改也。

老圃曰。古之遺樂。其不可復矣乎。昔以絃歌受笛之均。今以歌聲定笛之調。律與笛孔。不能相當。此正東西之相及也。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。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。傳至列和。蓋以成譜相授。爾然則後之作樂者。將孰考正也。文王之詩曰。於論鼓鐘。於樂辟雍。言有義爲可論。有理爲可樂也。吁。道之不明也。道之不傳也。盈于耳目之接者。舉是也。而何有于笛哉。

管仲有疾。桓公往問之曰。仲父之疾病矣。若有不可諱。亦將何以詔寡人。管仲對曰。微君之命。臣也。臣固將謁。雖然。君猶不能行也。公曰。仲父命寡人東。寡人東。命寡人西。寡人西。仲父之命寡人。敢不敬從。管仲攝衣冠而起。對曰。東郭有狗。噉噉旦暮。欲齧我。殺而不使也。公惟愛味。而易牙善調。以鼎飪事公。公曰。我唯嬰兒之未常。易牙退。蒸其首子。芼而進之。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。于子之不愛。將何有于公。臣且死。君必去之。桓公曰。諾。管仲又言曰。南郭有狗。噉噉旦暮。欲齧我。殺而不使也。公惟喜宮而好妒。堅刁自刑。自理公之內。人情非不愛其身也。于身之不愛。將何有于公。臣且死。君必去之。桓公曰。諾。管仲又言曰。西郭有狗。噉噉旦暮。欲齧我。殺而不使也。公惟有疾而進。禋堂巫氏乘公之意。而敢爲誕言。夫言心聲也。于心之敢欺。將何有于公。臣且死。君必去之。桓公曰。諾。管仲又言曰。北郭有狗。噉噉旦暮。欲齧我。殺而不使也。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。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。不歸視其親。于親之敢忘。將何有于公。臣且死。君

必去之。桓公曰：「諾。」管仲以手加額曰：「臣之願畢矣。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，願君不忘臣之言。臣目則能瞑矣，管仲死既葬，桓公盡逐四人者，居數日，味不嫌于口，而反易牙宮中之辨，不理而反堅刁，苛疾開作而反堂巫，朝行亂倫而反開方，桓公嗟聖人固有悖矣乎？其後期年，四人者果作難，圍公宮而不得出入，有婦人從竇以見公，公曰：「吾飢欲食而外不饋，吾渴欲飲而漿不至，吾不知作難者誰也。」婦人曰：「易牙、堅刁、堂巫、公子開方，曰：『人分齊國，塗十日不通矣。』」公曰：「嗟聖人之言長乎哉！吾何面目見仲父于地下？」

老圃曰：蔽惑之于心術也，顧不怪哉！始桓公取夷吾于仇讎而屬以國事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。晚節末路而其顛錯如是，夫仲父以爲狗矣，而公會不能少悟，不能以頃而去也。嗚呼！撫四封之境，位于人上，而乃與羣噬噬者朝夕以從事，其於危邦殺身也，直立而須之爾。蔽惑之于心術也，顧不怪哉！

戴逵作閒遊贊，既曰：「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，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朗，其可以藻元營素，茈其皓然者矣。又曰：「凡物莫不以適爲得，以足爲至。彼閒遊者，奚往而不適？奚待而不足？又曰：「奇趣難均，元契罕遇，終古孤栖于一壘，獨玩于一流，苟有情而未忘，有感而無對，則輟斤寢絃之嘆，固已幽結于中林，曠感于遐心。」老圃曰：「異哉安道，未始知遊者也。夫宇宙上下，今古來往，總總衆念，管乎是矣。又奚爲惘惘而畏獨，又奚爲矜羨而聘合？古之至游者，不出于戶牖之間，而高覽于八紘之外，內視反聽于几席之上，而萬有不同之態度，皆無以逃其察，和光泥融，大同而爲一，孰恃而比承，孰取而藻瑩，未忘之情，付以理遣，而

無對之感。寄諸忘言者矣。異哉安道。未始知遊者也。

元道經云。萬性之中。至靈者人。與天地同生于虛無之始。因元氣而結以成形。天地能安靜和柔。不移于本。常守虛無。湛然不勞。得自然之道。元氣不散。故能久長。人緣生想。移于本性。目妄視。耳妄聽。鼻妄香矣。口妄言。味。身妄作役。意妄思慮。是以六賊交攘。元氣消散。而壽命不永。

老圃曰。其然豈其然乎。夫人之與天地。俱空中之一物耳。一晝一夜。圓周之度。其間不容息。然則天地奚爲而安靜。盆盈消滅。震曜動薄。其爲力亦可以言勁矣。然則天地奚爲而和柔。彼日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。兩閒也。與人之所謂耳目口鼻身意。則一而已矣。天地失其行。元氣有伏有逆。則爲燥溼繆。整之變。人失其準。元氣有壯有痿。則爲偏枯痰毒之疾。真與妄對。祥與眚反。天地果無以異于吾人也。大丈夫志氣挺特。固當立遠大之見。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。而不當物于物。以橫生欣恥也。夫蛩蛩之謀。止于善草。周周之計。利在銜翼。穴深尋焉。則臂不能探矣。吾懼人之疑于是說也。聊復援筆。庶幾解頤。

虞書曰。擊石拊石。百獸率舞。又曰。簫韶九成。鳳凰來儀。又曰。舞干羽于兩階。七旬有苗格。夫百獸非一類之種也。鳳鳥不時有之物也。編作于列。比竹奏于庭。飛走上下。如應契券。彼苗民之頑也。攻之以兵而不聽矣。乘朱執翳。近在階廡之下。而江湖數千里之外。報以七旬之速。是亦有說矣乎。

老圃曰。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。大心術之化。不待使令號召也。而其答如響。書曰。光被四表。又曰。格于

上下。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。神之所攝。光之所燭。雖四表上下。無不和來。然則非一類之百獸。不時有之。鳳鳥與夫頑不卽工之有苗。動蕩鼓舞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。故曰。惟神也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

客有吹簫見越王者。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。或奏野音焉。王大說。

老圃曰。人之所以相動者。心精也。心精之所接。雖物而受。其所不接。雖精勿留。噫嘻。天下未始有真好惡者也。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之必察。難矣夫。

昔蒲且子善弋者也。詹何聞而說之。從受其術。而以釣聞于楚國。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。而世傳其畫。以爲卓絕。

老圃曰。古之善學者。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。同者迹也。所以同者心也。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。今馬之能走者。豈必隨其餘步哉。顧所以滅景追風者。有不在是故也。彼學弋而得釣。臨書而善畫。特轉移之頃爾。古之善學者。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。爲圓而不以規。及其又進于此。則注其想。動其神。千變萬化其迹。旁歧詰曲。不可以爲方。卒其所以師焉。丙丙如丹。夫是之謂善學。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。蹲踞以辨竿線之浮沈。詹吳且不爲。而況不爲詹吳者乎。故禹行而舜趨。子張氏之賤儒也。

青邱生喜馳驚。其意焦焉。惟恐其不及也。中年而感內熱之病。消中煩燥。百方以營之。而不能良也。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。北宮子曰。子知夫重之與輕乎。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。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。

子之疾雖不營，猶可爲也。青邱生歸而自失，悉捐其故所有者，而淫思于北宮子之言，疾則少閒。

老圃曰：有是哉！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，人莫不怪且笑焉，爲其所用者重，所求者輕也。然則生之于己也，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？青邱生亦弗思之甚者。

舊說：磐古氏之死也，頭爲五嶽，目爲日月，脂膏爲江海，毛髮爲草木。又云：頭爲東嶽，腹爲中嶽，左臂爲南嶽，右臂爲北嶽，足爲西嶽。又云：泣爲江河，氣爲風，聲爲雷，目矐爲電。又云：喜則爲晴，怒則爲陰。

老圃曰：信斯言也，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，未有海嶽江河草木于下也，未有日月風雲雷電于上也，未有晦明陰暗于中也。然則磐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，何所植其足而立，何所注其耳目而爲視聽？何所取其甲子而爲春秋？爲說如此，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，無以則假爲之詞，猶之可也。其意若曰：磐古氏，天地萬物之祖始也，覆幬帟祖廣大，雖不可以爲量，要其大形，實無以異于一人之身。嶽海之遼絕，亦尻背之閒爾。故曰：無以則假爲之辭，猶之可也。

文人不原事情，多承用寓言以爲實。如曰：堯之時，十日竝出，石爛山焦，堯不勝其毒，使羿轂弓矢而射之，落其九而所存者一。今之日是也。

老圃曰：是何言之悖也如是！夫水火之精，上見于天，日月是也。其分爲晝夜，其象爲坎離，其義爲陰陽。堯日有十月，當有幾？就令十日竝出，羿乃諸侯耳，安得射而落之？是何言之悖也如是！嘗聞堯有十瑞，曰：芻化爲禾也，曰：神羊觸佞也，曰：屈軼指邪也，曰：景星見于天也，曰：醴液發于地也，曰：甘露零于野也。

曰鳳凰止于庭也。曰神龍遊于沼也。曰蕤莆生于廚也。曰曆草立于階也。太古鴻荒，未有名數。三墳河圖之書，以草木煥易記其時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，大撓作爲甲子，于是始有紀年之次。自甲至癸，爲日之數十。冀爽之未生也，十日之義俱晦而藏。既有冀爽，則有晦朔。有晦朔，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。爲其有晦也而不亂故也。十日竝出，其義如此。

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，父兄將爲之改娶。其妻聞之，中夕倚戶而悲。牧子愴然而嘆，乃援琴而爲別鶴之操。其詞曰：將乖比翼兮隔天端，山川悠遠兮路漫漫。攬衣不寢兮日忘餐。

老圃曰：古者娶而無子，大義當出。雖然，人之所以爲人者，由其情隱于中故也。夫五年之聚，匡牀是同。一旦而以爲胡越，甯不慨然。潘安仁初喪其偶，作爲哀永逝之詞，而賦悼亡之歌。夏侯湛見而歎曰：是文生于情歟。將情生于文歟。覽之喟然，令人增伉儷之重。由是以攷商陵牧子之撰，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。

大禹時天雨稻，故古詩云：安得天雨稻，飼我天下民。吳桓王時，金陵雨五穀。貧民家則有，富室則不及。老圃曰：天理冥漠，常恐不與人相響答。壽躋而天顏，知命者不敢怨。夫雨穀非天之常也，損有餘，補不足。凡皆若金陵之事，則物無失職矣。孔子有言曰：君子周急不繼富。訓天之明故也。後之宰世之匠，庸詎而忽諸。

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，蛇所吐者名蛇珠。越人諺云：千畝木奴，不如龍珠。蛇珠千枚，不及玫瑰。

老圃曰。夫物皆有本性。由其所出不同。故貴賤懸則。乃若蛇之所吐。其精糞。必有遺肖者矣。名之曰木奴。其賤如隸。雖數彌千。多亦奚益。越俗誠陋。固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。嗚呼。周人以鼠璞爲珍。宋人謂燕石爲寶。曾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。

風俗相傳。臘日磔雞。立春日磔狗。太史丞鄧平說。臘者所以迎刑送得也。大寒至。常恐陰勝陽。故以戌日臘。戌者土氣也。用其日殺雞以謝德。雄著門。雌著戶。以和陰陽。調寒暑。節風雨也。月令九門磔禴以畢春氣。蓋天子十二門。東方三門。生氣所出入。不欲以死物厭之。故獨磔于九門。大者金畜。禴者卻也。抑金使不害春之生。令萬物遂成其性。火當受而長之。故曰以畢春氣。

老圃曰。異哉。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。夫萬物之變也。緣于氣。其化也。因于形。生而復死。死而復生。謂之變。自幼而壯。壯而老。謂之化。木陽之生也。其色青。其聲也角。角之爲言動也。火陽之成也。其色赤。其聲也徵。徵之爲言止也。金陰之收也。其色白。其聲也商。商之爲言彊也。水陰之藏也。其色黑。其聲也羽。羽之爲言舒也。土王四季。其色黃。其聲也宮。宮之爲言容也。明天子在上。賢宰相理物。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。分職而效命。庶績無不得其宜。則五物以時敘。寒暑不忒。愆伏不作。萬物各由其道。陰陽各得其理。性命極其高。大顧不此之求。而磔臘以弭變。譴人之所當事者。而移責于雞犬。彼物之微且賤者。死何有于擇。吾獨以爲不訓于洪範之所以言爲之太息。

貞觀三年。王珪爲侍中。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聲樂不稱旨。切責之。珪與溫彥博進曰。孝孫

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。臣恐天下怪愕。上怒曰。卿等皆我腹心。奈何附下罔上。反爲孝孫游談也。彥博皇恐頓首謝。珪獨不拜。徐曰。臣本事前宮。罪已當死。陛下矜恕性命。不以臣爲不肖。而置之樞近。責臣以忠直。今所言實無私意。陛下忽疑臣。是陛下負臣。臣決不負陛下。上默然而起。翌日謂房元齡曰。自古帝王能納諫者。固難。周武聖人。尚不用夷齊之諫。宣王賢主。杜伯乃以無罪死。朕每夙夜以古爲鑑。昨責珪等。今猶慙悔。公可爲敕。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。

老圃曰。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。從諫如流。直千載而一遇希闊。不可逢值之真主也。其言反覆懲艾。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。大丈夫逢人主如此。顧不能明目張膽。出胷中勁正之氣。以報萬一。真無足觀者。彥博碌碌如轅輓底穿鼻轡爾。一被頓抑。則貼妥從服之不暇。當爾之時。徵王侍中挺挺不少屈。上意未必迴也。如孝孫者。身爲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宮禁。雖殺之何足道。第諍臣角折而言沮。豈不使人喪氣。吁。君臣相遇。以修大功。堂堂不拔之基。流羨于無窮。厥有由哉。詩不云乎。念茲皇祖。臣觀今日之勢。固宜以皇祖爲戒也。

元魏宗室子直封眞定公。鹿悉爲國中尉。每勸子直必厲以忠廉之節。嘗謂子直賦詩二章。其一云。嶧山萬尺樹。雕鏤作琴瑟。由此材高遠。絃響諷中律。其一云。援琴起何調。幽蘭與白雪。絲篴韻未成。莫使絃響絕。子直由是感悟。卒爲賢公子。

老圃曰。鹿子之詩。文義博約。眞風人之作也。豈惟子直後之好修之士取而玩諸。必有以動盪其善心。

者矣。嘗怪趾麟之公子。皆信厚如麟趾之時。夫侈足以滅性。靡足以毀則。凡爲公子者。實有焉。今一爲善言所誘掖。乃能改節以自整飭。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。亦必有所自者矣。吁。鹿子可作。吾願納交于其門。

周官保章氏。志日月星辰之變動。及九州之域。各有分星。凡五雲之物。十有二風。皆謹書之。祇祲記十輝之妖祥。占蓍掌六夢之吉凶。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。令始難毆疫。

老圃曰。天地之與人也。皆空中有形氣之物爾。故其精氣上下流通。攝授莫不圓融而爲一。莫不出入于五物之間。有揮散而見于形象者。凡耳目之所接。夢覺之所見。如環無端。如旦晝之次。昧者曾不之知也。聖人者。智足以探幾物之先。而逆知其所以然。然且爲舍萌贈夢之法。始難毆疫之官。妖祥變動。懼而不敢解也。吉凶與民同患。于是乎在。

坡東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于老圃。

老圃曰。心奚足事。生奚足養。夫因虛而運想。想成則以虛而爲實。實不可以爲常也。復且嚮于虛矣。昨之所謂實。若一聚之烟也。從無而有。形立則以無而爲有。有亦不可以爲常也。復且嚮于無矣。昨之所謂有者。一窠之塵也。故曰心奚足事。生奚足養。且烟之起止。塵之翳寂。風定氣除了。復何在。子試嘗觀所謂灰矣乎。五木之火。皆託傳于木。森焰既合。五者如一。火木之極。然後積而成灰。木轉而火。火轉而灰。灰之所藏者深矣。生之謂性。性之動者之謂情。性本元也。而不必有定者焉。是水中之波也。情